

文章编号: 1003-0077 (2011) 00-0000-00

汉语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 基于物性结构与概念整合理论*

张念歆, 宋作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该文利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考察了现代汉语双音节形名复合词的物性修饰关系, 发现形语素有选择地约束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或构成角色时, 语义解读时常需要补充名词; 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时, 语义解读时常需要补充动词。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是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形语素激活的物性角色或物性值不止一个时, 就会出现多义或歧义。

关键词: 形名复合词; 语义建构; 生成词库; 物性结构; 概念整合理论

中图分类号: TP391

文献标识码: A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Adjective-Noun Compounds in Mandarin: Based on Qualia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ZHANG Nianxin, SONG Zuo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alia modification relationships of disyllabic adjective-noun compounds in Mandarin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It reveals that an adjective morpheme selectively constraints the qualia roles of the noun morpheme. Generally, when the adjective morpheme modifies the formal role or the constitutive role of the noun morpheme, a noun needs to be added in the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When the adjective morpheme modifies the agentive role, the telic role or the conventionalized attribute, a verb needs to be added. Furthermore, both qualia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contribute to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adjective-noun compounds. If an adjective morpheme activates more than one qualia roles or qualia values, there will be polysemy or ambiguity.

Key words: adjective-noun compound; meaning construction;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qualia structure;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1 引言

国内外形名组合、形名复合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名语义关系的类型上, 常用转换的方法, 歧义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最新的研究引入了生成词库理论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中的物性结构 (qualia structure)。总的研究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形名语义的双向选择和互动。

1.1 国外形名组合的语义研究

Admoni^[1]认为形名组合中的形容词与名词的核心关系实质上是两个事物的关系。Ljung^[2]

* 收稿日期:

定稿日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语名词语义-语法双向互动关系研究”;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 (项目编号: YETP0271); 山东省语言资源开发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2&ZD227)。

发现这类形容词在词典中被定义为包含一个谓语动词和补足语的命题模式,可归纳为 7 种定义模式。如 polar bear 指的是“在北极生活的熊”,形容词与名词之间是空间关系。Vendler^[3]探讨了形容词与其所修饰的主词是如何建立连接的,归纳了 8 种形名语义关系的转换句式,如: 1) AN——N wh... is A, 这类形容词包括 red、fast 等,以 red 为例, a red pen 的意思是 a pen which is red; 2) AN——N wh... is A to V, easy 就属于这类形容词, an easy problem 的意思是 a problem which is easy to solve。Aarts 和 Calbert^[4]认为大多数形名组合都是述谓结构 (predicate structure), 如 angry man 表示 “man (who) experience anger”。其中的述谓关系可归为 13 种,如 have(clever man)、experience(tired reader)、show(kind face)、time(hot weather)、space (bright canyon)、causal (angry behavior) 等。Warren^[5]提出了形名组合的 5 大语义类型关系 (共计 15 小类), 如整体-整体、整体-部分、因果、比较等。

歧义问题一直是形名组合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比如, old friend 可能指“年老的朋友”,也可能指“很长时间的朋友”。Siegel^[6]主张形容词分析法,认为是形容词造成了歧义。按照这一方法, aged friend 和 former friend 都没有歧义,因为 aged 是谓语形容词 (predicative adjective), former 是定语形容词 (attributive adjective)。Old friend 有歧义是因为 old 是双料形容词 (doublets), 既可以做谓语形容词,也可以做定语形容词。Larson^[7]则主张名词分析法,认为是名词造成了歧义。old friend 有歧义是因为 friend 既指一个个体,也指“做朋友”这个事件。Justeson 和 Katz^[8]注意到对多义形容词的解歧需要用到与之相配的名词语境,因为多义形容词的不同意义在具体语境中与具体名词同现。

生成词库理论^[9]用选择性约束 (selective binding) 这一语义生成机制来解释形名组合的语义建构: 形容词有选择地约束名词物性结构中的某个物性角色值 (qualia value)。如图 1 所示,在 large carved wooden useful arrow (又大又有用的木雕箭) 这个词组中, large (大)、carved (雕刻的)、wooden (木头的)、useful (有用的) 四个形容词分别与 arrow (箭) 的形式角色 (formal role)、施成角色 (agentive role)、构成角色 (constitutive role) 和功用角色 (telic role) 相联系,说明箭的大小、产生方式、材料和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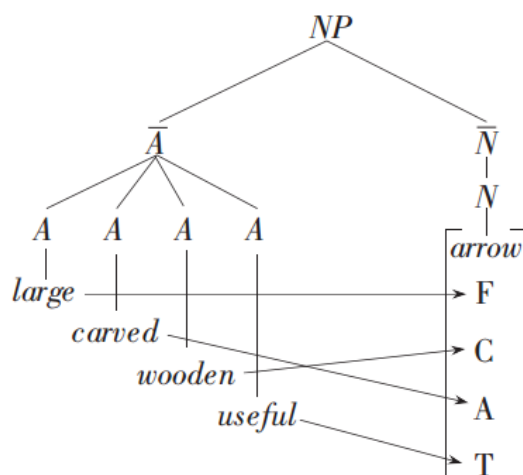


图 1 形容词对物性角色的选择性约束

物性结构描写词项所指对象的外形特征、由什么构成、怎么产生以及有什么用途,分别对应形式角色、构成角色、施成角色和功用角色。具体说来,形式角色描写事物在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如形状、方位、大小等;构成角色描写事物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如重量、材料、组成成分等;施成角色描写事物是怎样形成或产生的;功用角色描写事物的目的 (purpose) 和功能 (function)。除了上面 4 种物性角色,最近规约化属性 (conventionalized attributes) 也被纳入广义的物性结构。规约化属性指事物的典型特征,主

要是与事物相关的常规活动等。比如“叫”是“狗”的规约化属性，“消化”是“食物”的规约化属性^{[10] [11]}。物性结构实际上是语言中结构化的世界知识，将一些重要的概念知识纳入了词汇表征（lexical representation）中。

Paradis^[12]从选择性约束的角度，以 absolute、awful、complete 等 10 个词为例，研究了与增强型形容词（reinforcing adjective）组合的名词的语义特征，以及这类形容词解读中的结构制约。张辉、范瑞萍^[13]认为形名之间的关系不是事先存储好的，而是一种在线解释和推理相互作用的过程，提出了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和物性结构理论结合的杂合分析模式。并以 red pencil、fast car 和 fake gun 为例，利用这一模式，分析了不同语义类型的形名组合意义建构的动态过程。从而证明了形容词心理空间和名词心理空间之间的概念整合是由名词物性结构中的 4 个物性角色帮助建立和完成的。

1.2 国内形名组合与形名复合词的语义研究

吕叔湘^[14]最早从词和句转换的角度研究偏正式复合名词内部语义关系，他认为“形+名”与“名+形”有转换关系，如“高山”——“山高”，只是整个词组的意义都特殊化了，如“甘草”不是任何“甜的草”。关于形名组合的语义关系，刘丹青^[15]采用“句式变换法”和“词语增减法”，根据转换语法中深层与表层的划分理论，研究了双向和单向形容词与名词的同现规律，进而提出了 4 种形名语义关系：属性拥有者、属性的方面、属性的外在体现者、属性的导致因素。刘叔新^[16]坚持纯语义角度的研究，认为复合词结构只是词汇性质的，没有句法性，主张侧重复合词内部语素间的语义关系研究。比如，他将质限格（定中）分为领属（如“国土、车轮”）和定性。又把定性分为定质量（如“劣品、钢板”）、定功能（如“耕牛、花篮”）和定形态（如“恶相、美人、红果、方桌、通途、暗洞”）三种。

关于形名组合的个案研究有：祁峰^[17]沿着形名双向选择的思路，基于语料库考察了单音节性质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的现象；左双菊^[18]以“老/旧+N”为例研究了形名组配的语义互动性，指出形名匹配的基础是语义兼容；陈青松^[19]在小句语境下考察了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粘合结构的条件和类型；赵春利^[20]从语义和句法两个角度研究了现代汉语性质形容词与名词的组合规律及；赵雅清、储泽祥^[21]将语义特征定义为语义接口，从语义对接的角度以“高/深+N”结构为例分析了形名之间的语义组配过程及其制约因素。

汉语方面基于物性结构的研究有：宋作艳^[22]对形名搭配中一价名词的隐含做了研究，如“花白的头”中隐含的“头发”是“头”的构成角色；宋作艳^[23]从事件强迫的角度分析了隐含谓词的形名结构，如“舒服的椅子”中隐含了“椅子”的功用角色“坐”；李强^[24]考察了语义上并不直接相关的两个成分能够组合在一起的原因和动因，以及这个组合的语义分析和识解过程。

综上，形名组合（复合词）的语义建构与形名都有关系，基于物性结构的选择性约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物性结构只提供静态的概念知识，形名的语义建构则是动态的，还需要概念整合才能实现。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互为补充，一个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一个提供语义建构的机制，从而使形名的语义建构更加形式化，具有可操作性。^[13]这种杂合模式非常有启发性，但尚未涉及形名复合词，基于物性结构的复合词研究主要涉及名名复合词^{[25] [26] [27]}。且目前的研究多是举例式，并未进行大规模语料的统计和分析。鉴于此，本文以 HowNet 词典（2000 版）为语料来源，人工选取可作为研究对象的双音节形名复合词，排除了方言词、文言词和无法分析构词理据的词。每个义项列一个词条，共得到 1174 个形名复合词。之后，我们标注了每个词条的物性修饰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

2 形名复合词的物性修饰关系

根据选择性约束的观点，形语素有选择地约束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修饰名语素的不

同方面。这种修饰有时是直接的,在语义理解时不需要补充额外词,我们称之为“一级修饰”。有时是间接的,在语义理解时需要补充额外的名词或动词,根据补充词语的数量多少,分为“二级修饰”和“三级修饰”,我们统称之为“多级修饰”。“二级修饰”是跨一级的语义传递,“三级修饰”是跨两级的语义传递,很少见。

在我们考察的复合词中,“一级修饰”(即直接修饰)的复合词有 13 个:“低价”“低温”“高温”“恒温”“高龄”“低压”“高压”“雄风”“雄姿”“苦味”“咸味”“香味”“美貌”。其中的名语素来源于一价名词中的属性名词 (property noun)^[28],如“温度”“年龄”。其它的都是多级修饰(间接修饰),共有 1161 个,下面我们根据形语素修饰的物性角色对其进行分类分析。

2.1 物性修饰关系

形名复合词的物性修饰关系有 5 种:形式修饰关系、构成修饰关系、施成修饰关系、功用修饰关系和规约化修饰关系。分别指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构成角色、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表 1 显示了 5 种修饰关系的比例^①,其中,形式修饰关系最多,接近一半,其次是功用修饰关系。

表 1 语料库中 5 种物性修饰关系的分布情况

物性修饰关系 具体数值/比例	形式	功用	施成	构成	规约化属性
1161/100%	505/43%	343/30%	185/16%	105/9%	23/2%

形式修饰关系中常见的形语素有:“苦”“甜”“酸”“香”“长”“大”“短”“平”“曲”“软”“硬”“斜”“直”“红”“白”“黑”等。如“苦瓜”中“苦”指的是“味道苦的瓜”,“苦”实际修饰的是“瓜”的“味道”,而不是“瓜”。隐含的“味道”是“瓜”的形式角色,在语义建构中需要补出来。根据形式角色的具体值,形式修饰关系可以分 3 小类:颜色、外在形式和抽象属性。分别如:“赤豆”“黑板”“乌云”;“薄板”“扁虫”“大饼”“小腿”“尖刀”;“苦瓜”“甘露”“笨人”“蠢材”“懒人”。

功用修饰关系中,形语素并不是直接修饰名语素本身所表示的事物,而是其功用,在语义解读时需要补充表功用的动词。形语素是对名语素所表事物的功用或目的的评价,常见的相关形语素有“好”“坏”“庸”“废”“次”“假”“难”“便”“美”“佳”等。如“好手”是指“精于某种技艺的人”,也就是做某事做得好的人,“做饭的好手”是就“做饭”而言的。“庸医”在词典中的解释为“医术低劣的医生”,形语素“庸”不是直接修饰名语素“医”,而是修饰名语素“医”的功用角色“治病”。“废品”的词典释义为“破的、旧的或失去原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形语素“废”选择性修饰名语素“品”的功用角色,在具体解读时需要补充一个具体的动词的“使用”类动词。如“锅”不能“做饭”了,就会成为“废品”。“假币”是试图冒充“货币”来购买商品、实际上没有“购买”功能的东西。“假”主要涉及“币”的功能,虽然在材料上也可能有假。

施成修饰关系中,形语素不直接修饰名语素本身所表示的事物,而是与其产生方式有关,在语义解读时需要补充表施成的动词。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补充的动词作中心语被形语素做状语修饰。如“旱稻”的词典释义为“陆稻”,即“干着种的稻”,形语素“旱”实际修饰的内容不是名语素“稻”,而是名语素“稻”的施成角色“种”,形语素“旱”作状语修饰补充的动词“种”。相关的形语素有“草”“旧”“老”“土”“实”“新”“鲜”“原”“真”等。

^① 含三级修饰的词会涉及两个物性角色,这里只统计第一级涉及的物性角色。

另一种是补充的动词作中心语被作补语的形语素补充说明。如“暴风”的词典释义为“猛烈而急速的风”，即“(刮得)迅猛而急速的风”，“暴”实际修饰的不是“风”所指的事物，而是补充说明“风”的施成角色“刮”。相关形语素有“草”(草图、草案)、“糙”(糙米)、“干”(干贝、干酪)、“精”(精盐)等。

构成修饰关系中常见的形语素有“纯”“净”“肥”“厚”“清”“全”“杂”等。如“纯金”中“纯”指的是“质地纯”，形语素“纯”实际修饰的是“金”的“质地”这一构成角色，并非直接修饰“金”。直接受形语素“纯”所表示的属性值修饰的属性名词“质地”被隐含了。类似的还有“纯利”“稀粥”“肥肉”“污水”等。

规约化属性描写事物的典型特征，主要是与事物相关的常规活动。如“稀客”的词典释义为“很少来的客人”，形语素“稀”选择性修饰名语素“客”的规约化属性“来”。

综上，形式修饰关系和构成修饰关系在语义建构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补充名词，这个名词通常是表属性的一价名词。施成修饰关系、功用修饰关系和规约化修饰关系在语义建构的过程中常常需要补充动词，这个动词是中心名语素的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其中形式修饰关系和构成修饰关系两者和占间接修饰总数的 52%，施成修饰关系、功用修饰关系和规约化修饰关系的和占间接修饰总数的 48%，说明在具体语义建构时，补充名词的情况和补充动词的情况大致相当。

2.2 三级修饰

个别词在解读时需要补充两个名词，我们称之为“三级修饰”。三级修饰只涉及形式和构成两种物性修饰关系。具体来看，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三级修饰中的每一级修饰涉及形式角色的不同值。例如，“丽人”意为“美貌的女子”，“丽”实际修饰的是“女人的容貌”，并非“人”。“容貌”和“性别”都是“人”的形式角色，需要在语义建构时补出。类似的还有“美人”“佳人”。第二种，三级修饰中每一级修饰涉及不同物性角色。例如，“黑人”意为“黑种人”，指的是“肤色黑的人”。“黑”实际修饰的是“人的肤色”，并非“人”。“皮肤”是人的构成角色，“颜色”是皮肤的形式角色，都被隐含了，在语义建构时需补出。

2.3 语义类和物性修饰关系

物性结构之于名词，就像论元结构之于动词。物性结构决定了名词的语义，就像论元结构决定了动词的语义^[29]。基于物性结构，生成词库理论区分了自然类(natural type)和人造类(artifactual type)名词^{[30][31]}：

- 1) 自然类：只与形式角色和构成角色相关的概念。例如：兔子、石头、树、女人。
 - 2) 人造类：与功用角色和/或施成角色相关的概念。例如：刀、啤酒、医生、老师。
- 两类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融入了人的意图和目的。

表 2 语义类与物性修饰关系

<div>物性关系</div> <div>语义类</div>	形式	构成	施成	功用	规约化属性
人造类 736/63%	248/34%	84/11%	128/17%	268/36%	8/1%
自然类 396/34%	246/62%	20/5%	48/12%	68/17%	14/4%
不确定类 29/2%	11/38%	1/3%	9/31%	7/24%	1/3%

从表 2 可以看出，形名复合词的语义类和物性修饰关系具有相关性：人造类在形名复合词中占了近三分之二，其中功用修饰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形式修饰关系；自然类形名复合词中，形式修饰关系最多。在形语素和名语素的 5 种物性修饰关系中，都同时涉及人造类、自

然类、不确定类的情况，其中以人造类和自然类居多；在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构成角色、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时，人造类远多于自然类，约为自然类的 3-4 倍；在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规约化属性时，自然类多于人造类；在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时，人造类和自然类的情况相差不大，人造类稍多于自然类。总的来说，人们对自然类名词的关注多集中于形式角色，对人造类名词的关注多集中于功用角色，同时对形式角色的关注也很多。

3 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看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

概念整合^{[32][33]}是匹配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并利用这两个输入空间的共享结构所构成的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有选择地将这两个输入空间的内容投射到合成空间（blend space）中去。整合是创建心理空间之间的连接网络的过程，通过心理映现或投射来实现。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就是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形语素和名语素各自的概念结构是两个心理输入空间，物性结构为两个输入空间的映现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进而唤起二者之间有选择的投射，两个输入空间中的某些成分有选择地被投射到新的整合空间中去。选择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导致概念整合网络中不同映现关系的产生，从而产生形名复合词语义建构的不同方式。形容词的多义性和形名复合词的多义性（和歧义性）最能说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的作用，下面做具体分析。

3.1 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看形容词的多义性

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的角度看，形容词（形语素）的多义性实际上是同形的形语素可以激活不同名语素中的不同物性角色或同一物性角色的不同值，从而整合出不同的概念空间。以“白”为例，“白”在“白板”“白布”中指的是“颜色白”，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即颜色。概念整合过程如图 2 所示，名词心理空间中的点代表名词的物性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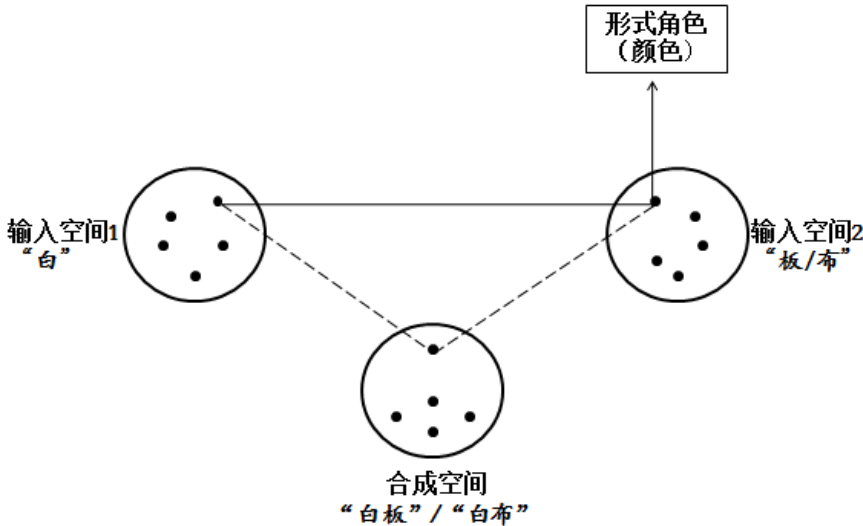


图2 “白板”“白布”的概念整合过程

“白”在“白饭”“白卷”“白水”中指的是“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可以理解为“纯的”。具体来看，“白饭”指不加菜、糖等做成并且不就菜吃的米饭，“白卷”指“没有写出文章或答案的考卷”，“白水”指“白开水，不加茶叶或其他东西的开水”。^②形语素“白”修饰名语素的构成角色，二者是构成修饰关系，在语义解读时需要补充一个名词指名语素的

^② 文中的释义均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构成。概念整合过程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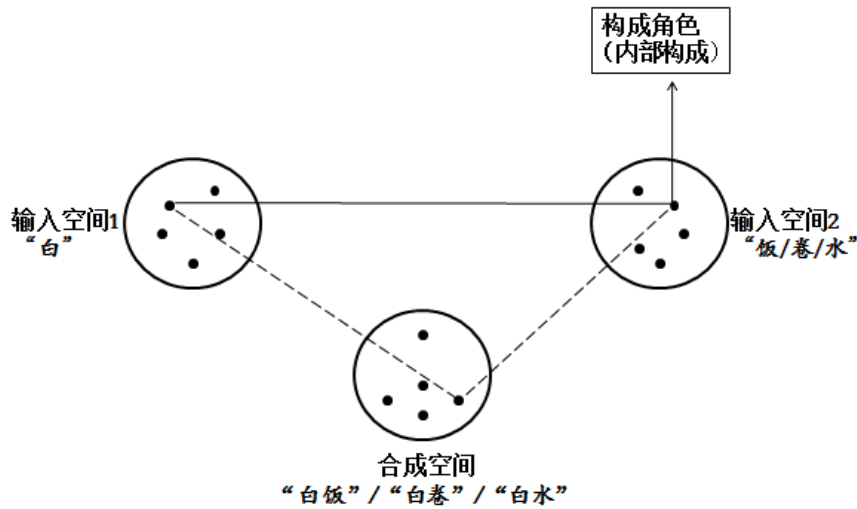


图3 “白饭”“白卷”“白水”的概念整合过程

总体来看，形语素“白”的多义实质上是可激活不同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形名之间的物性修饰关系不同。当“白”激活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时，可以理解为“颜色白”；当“白”激活名语素的构成角色时，可以理解为“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整合过程中选择的物性角色不同，投射产生的合成空间自然也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形名其实是相互选择、约束，共同呈现彼此的语义。类似的，“大”与不同的名语素组合，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语义，是因为激活了不同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或同一物性角色的不同值。“大”可以激活不同名语素形式角色中的不同值，因而可以理解为“（面积/体积/年龄）大”，如“大饼”“大姑”；当“大”激活名语素的构成角色时，可以理解为“整个的、整体的”，如“大局”；当“大”激活名语素的施成角色时，可以理解为“动作的程度大”，如“大风”（刮得猛烈的风）。

3.2 从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看形名复合词的多义性

当同一名词的不同物性角色或相同物性角色的不同值被激活时，概念整合会建构出多个合成空间，复合词表现为多义。

首先探讨因为物性修饰关系不同而造成的多义。“巨浪”是形式修饰关系，“巨”是就尺寸而言的；“巨资”指“大量的钱财，巨额的资金”，是构成修饰关系，“巨”是就数量而言的；“巨头”指“有较大势力、能左右局势的人”，“巨子”指“在某方面卓有成就、有声望的人物”，都是功用修饰关系，“巨”是就其功用而言的。“巨”的多义缘于可以激活不同名语素的不同物性角色。“巨人”的多义则缘于可以激活同一语素“人”的不同物性角色。“巨人”有三个意思：1）身材高大异于常人的人；2）童话里指比一般人高大，而往往有神力的人物；3）指有巨大影响和贡献的人物。前两个意思都是形式修饰关系，“巨”是就尺寸而言的；第三个意思则是功用修饰关系，“巨”是就功用而言的。其实，“神力”也表现了一定的功用义。“巨星”也是多义的，既指“光度大、体积大、密度小的恒星”，也指“在某一方面有成就、影响大的人物”。这两个意思分别表现为形式修饰关系和功用修饰关系。再以“老+N”为例。“老农”指“年老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农民”，同时存在两种物性修饰关系。也就是说，形语素“老”可以同时激活“农”的形式角色“年龄”和功用角色“从事农业生产”。“老农”实际上不是多义词，而是兼有两种意思，两种角色同时被激活，被整合到了一个概念空间中。概念整合过程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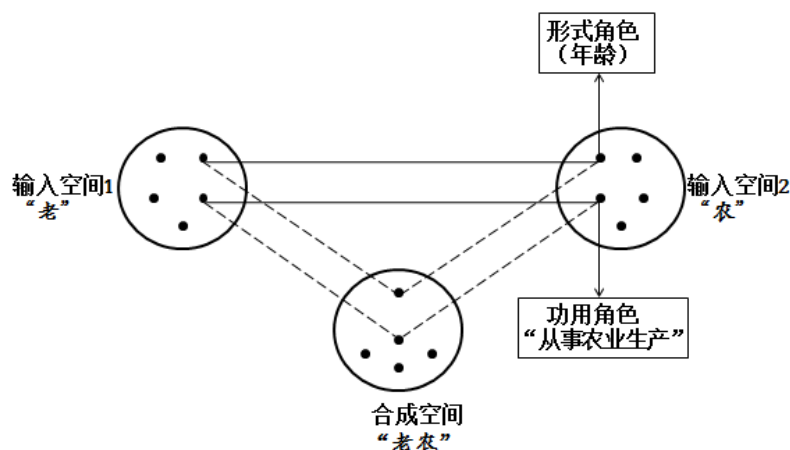


图4 “老农”的概念整合过程

“老伴”“老汉”只有形式修饰关系，其中的“老”只有表“年老”的意思；“老手”“老兵”则只有功用修饰关系，“老手”指“对某事富有经验的人”，“老兵”指“入伍久的兵”，其中的“老”只有表“做某事时间长”的意思。词组“老司机”中的“老”也是这个意思。“农”“手”“兵”“司机”的共同特点是都指专门做某种事的人，都是凸显功用角色的人造类名语素或名词。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多义性不只是形容词或名词的问题，而是二者双向选择、整合的结果。

物性修饰关系相同，但物性角色值不同也会导致多义。以“红笔”为例，“红笔”通常指“笔芯”是红色的笔。而实际上，在一定的语境下，“红笔”也可以指“笔帽”“笔壳”“笔水”等是红色的笔，三者都是“笔”的构成角色，而“颜色”又是这些词的形式角色，这里存在三级修饰。物性角色本身又有自己的物性结构，隐含的名词是“笔”的某个构成角色和这个构成角色的形式角色“颜色”。与前文的例词不同，“红笔”不是一个典型的“词”，而是介于“词”与“词组”之间，因此它的意思更依赖于语境，语义的建构更具有动态性。准确地说，具有歧义性。其概念整合过程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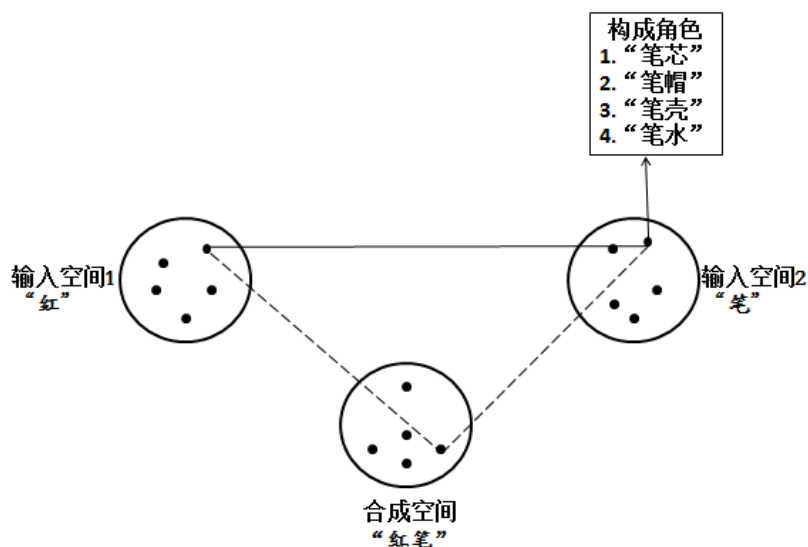


图5 “红笔”的概念整合过程

4 结语

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了形名复合词中的物性修饰关系。研究发现, 形式修饰关系最多, 其次是功用修饰关系, 然后是施成修饰关系, 再次是构成修饰关系, 最后是规约化属性修饰关系。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形式角色或构成角色时, 语义建构时常需要补充名词; 当形语素修饰名语素的施成角色、功用角色或规约化属性时, 语义建构时常需要补充动词。物性修饰关系存在一级修饰、二级修饰和三级修饰。物性修饰关系与复合词的语义类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自然类多是形式修饰关系, 人造类多是功用修饰关系, 形式修饰关系也不少。

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是形、名语素建立不同物性修饰关系并加以整合的结果。形容词(形语素)的多义和形名组合(复合词)的多义(歧义)现象都可以由此得到新的解释: 前者是因为可以激活不同名词的不同物性角色或同一物性角色的不同值, 后者是因为可以激活同一名词的不同物性角色或同一物性角色的不同值, 从而整合出不同的概念空间。有时, 两种角色可以被同时整合到一个概念空间中, 显示了形名语义选择的双向互动性。

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理论的结合为形名复合词的语义建构提供了可操作的形式化模式, 为多义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前人的研究相比, 本研究还考虑了基于物性结构的语义类在语义建构中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语义更透明的形名词组的语义建构和自动释义奠定基础, 提供参考。目前关于物性结构到底有几种物性角色, 每种物性角色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因此在物性修饰关系的分类上可能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Admoni, Wladimir. Der Deutsche Sprachbau [M]. München: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70.
- [2] Ljung, Magnus. English Denominal Adjectives [M].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70.
- [3] Vendler, Zeno.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 [4] Aarts, Jan, Joseph P. Calbert. Metaphor and Non-metaphor, The Semantics of Adjective-Noun Combinations[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79.
- [5] Warren, B. Classifying Adjectives [M]. Stockholm: 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 Goteberg-Sweden, 1984.
- [6] Siegel, Muffy E. A. Capturing the Adjective [D].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76.
- [7] Larson, Richard K. Events and Modification in Nominals [C]//In Devon Strolovitch and Aaron Lawson (eds.), Proceedings from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VIII (SALT8), 145-168. Ithaca N.Y.: CLC Publications, 1998.
- [8] Justeson, John, Slava Katz. Technical Terminology: Some Linguistic Properties and an Algorithm for Identification in Text [P]. Technical Report RC 18906, BM Research Division, 1993.
- [9] Pustejovsky, James, Anna Rumshisky, et al. Annotation of Compositional Operations with GLML[C]// Bunt, et al.(eds) Computing Meaning, Volume 4 (Text, Speech and Language Technology).Springer, 2014: 217-234.
- [10] Pustejovsky, James, Elisabetta Jezek. Semantic Coercion in Language: Beyond Distributional Analysis[J]. Special Issue of It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08, 20 (1) : 181-214.
- [11] Jezek, Elisabetta. Acquiring Typed Predicate-argument Structures from Corpora[C]//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Joint ISO-ACL SIGSEM Workshop on Interoperable Semantic Annotation. 2012: 28—33.
- [12] Paradis, C. Reinforcing adjectives: A cognitive semantic perspective on grammaticalization. Generative Theory and Corpus Studies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233-258.
- [13] 张辉, 范瑞萍. 形名组合的意义建构: 概念整合和物性结构的杂合分析模式[J]. 《外国语》, 2008, (4) : 38-49.
- [14]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1/2014.
- [15] 刘丹青. 形名同现及形容词的“向”[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 (3) : 56-61.
- [16]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17]祁峰. 定中式 [A 单+N] 中“形名组合”的选择性研究 [D].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3.
- [18]左双菊. “老+N”和“旧+N” [D].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19]陈青松. 现代汉语形容词与形名粘合结构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20]赵春利. 现代汉语形名组合研究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 [21]赵雅青, 储泽祥. “高/深+N”的组配及语义对接的管控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3, (2): 42-49.
- [22]宋作艳. 形名搭配中一价名词的隐含[J]. 《励耘学刊(语言卷)》, 2013, (1): 150-160.
- [23]宋作艳. 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事件强迫现象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24]李强. 汉语形名组合的语义分析与识解——基于物性结构的探讨[J]. 《汉语学习》, 2014, (5): 42-50.
- [25]黄洁. 汉英隐转喻名复合词语义的认知研究[J]. 外语教学, 2008, (4): 25-29.
- [26]赵青青. 现代汉语双音节名复合词研究——基于生成词库理论[D].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27]宋作艳, 赵青青, 亢世勇. 汉语复合名词语义信息标注词库: 基于生成词库理论[J]. 《中文信息学报》, 2015, (3): 27-33, 43.
- [28]袁毓林. 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J]. 《中国语文》1994, (4): 241-253.
- [29]Pustejovsky, James. The Generative Lexicon [J].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1, 17.(4): 409-441.
- [30]Pustejovsky, James. Type Construction and the Logic of Concept [C]// Bouillon, Pierrette, Federica Busa (eds). The Language of Wor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91-123.
- [31]Pustejovsky, James. Type Theory and Lexical Decomposition [J]. 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 2006, (6): 39-76.
- [32]Fauconnier, Gilles.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3]Fauconnier, Gilles, Turner Mark.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作者简介:



张念歆（1990—），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词汇语义学。

E-mail: pumpkin121@163.com



宋作艳（1978—），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词汇语义、句法语义接口和中文信息处理。通讯作者。

E-mail: meszy@163.com